

馬擴與兩宋之際的政局變動

黃 寬 重

馬擴是亂世中崛起的英雄人物，一生充滿傳奇和坎坷。他出身武舉，在宋朝承平時，這樣的出身背景，是很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但在兩宋交替的危亂之世，他憑藉個人才能，因緣際會地參與了聯金滅遼的外交活動、宋金戰爭、領導淪陷區的義軍抗金、苗劉之變、平定內亂以及宋金和議等，幾次與北宋覆亡宋室重建關係重大的軍政要事。以其卓越的能力和務實的性格，得以在惡劣的環境下，發揮長才，贏得尊重。但耿直而不迎合時好的個性，又使他難以適應詭譎多變、爾虞我詐的現實政治環境。因此，固然在變動不拘的亂世中經歷過出使、領軍、入獄、被俘、謫居等生命歷程，當政局平穩時，仍只是政治權力外的一個孤獨客而已。他在軍政、外交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卻未獲重用。終其一生，都居幕職和地方官，沒有權傾一時的政治權力和特別顯赫的官銜，以致《宋史》無傳，生平事蹟鮮為人知。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討馬擴多彩而坎坷的政治生涯，並透過他的一生，來觀察他所處的兩宋交替之際內外政局的變動。由於史料殘缺，連他的生卒、年歲都無法確知。不過，他所著的《茅齋自敘》一書，被徐夢莘收入《三朝北盟會編》中，得以大部份保存。這本書不僅保留許多宋遼金交涉與女真崛起之初中國政局變化的重要史料，也留下他一生主要活動事蹟。本文利用《茅齋自敘》和南宋史籍，結合近人研究成果。就時勢發展分成三節來剖析馬擴一生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就教於學界。

一、前 言

兩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一大變局。承平百餘年的趙宋帝國，到徽宗時，突然面臨金興遼衰的新局面，宋朝君臣爲了收復燕雲故地，興起聯金滅遼的冒險行動。由於應付無方，昧於時勢，雖然滅了遼國，卻招來新崛起的金人的輕視和敵視，由聯盟而交惡，以致兵戎相見，造成徽、欽蒙塵，宋室南渡的慘局。

在政局驟變的時代裡，曾經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像徽宗、欽宗、蔡京、童貫等人，由於應變無方，都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滅。相對的，本來在政局中無足輕重的一些人，像高宗、李綱、趙鼎、岳飛、秦檜等人，卻因緣際會，乘時崛起，創造時勢，成了新時代的掌舵者。這二種人，不論命運如何，卻都由於曾有尊貴的權位和顯赫的功勛，得以留名青史，成了只重視君王將相的傳統史家討論的重心。另外，還有爲數不少的英雄豪傑，他們沒有顯赫的背景和特殊的際遇，憑著熱忱與膽識，在亂世中奮起

，或獻身救亡、抗敵，或為重建、鞏固新政權而盡力，是動盪時局中一股穩定的力量。他們不像上述二種人，對當代與後世形成立即而明顯的影響，以致史冊上不留鴻爪，為後世所遺忘。其實，他們在延續宋祚與締造新局中貢獻不少心力，透過他們多彩多姿的人生歷程，可以反映歷史人物奮鬥過程與成績，也可以經由他們的活動，掌握大時代的脈動，對變動的時代背景有更真確與多樣的瞭解。

馬擴是亂世中崛起的英雄人物，一生充滿傳奇和坎坷。他出身武舉，在宋朝承平時，這樣的出身背景，是很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但在兩宋交替的危亂之世，他憑藉個人才能，因緣際會地參與了聯金滅遼的外交活動、宋金戰爭、領導淪陷區的義軍抗金、苗劉之變、平定內亂以及宋金和議等，幾次與北宋覆亡宋室重建關係重大的軍政要事。以其卓越的能力和務實的性格，得以在惡劣的環境下，發揮長才，贏得尊重。但耿直而不迎合時好的個性，又使他難以適應詭譎多變、爾虞我詐的現實政治環境，因此，固然在變動不拘的亂世中經歷過出使、領軍、入獄、被俘、謫居等生命歷程，當政局平穩時，仍只是政治權力外的一個孤獨客而已。他在軍政、外交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卻未獲重用，終其一生，都居幕職和地方官，沒有權傾一時的政治權力和特別顯赫的官銜，以致《宋史》無傳，生平事蹟鮮為人知。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討馬擴多彩而坎坷的政治生涯，並透過他的一生，來觀察他所處的兩宋交替之際內外政局的變動。由於史料殘缺，連他的生卒、年歲都無法確知。不過，他所著的《茅齋自敘》一書，被徐夢莘收入《三朝北盟會編》中，得以大部份保存。這本書不僅保留許多宋遼金交涉與女真崛起之初中國政局變化的重要史料，也留下他一生主要活動事蹟。本文利用《茅齋自敘》和南宋史籍，結合近人研究成果，就時勢發展分成三節來剖析馬擴一生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就教於學界。

二、嶄露頭角

馬擴的生年不詳，他的籍貫也有三種不同的說法¹，但屬北宋秦鳳路則可以確定

1 馬擴的籍貫，《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楊仲良編撰，文海出版社，民國56年11月初版，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142作「洮州人」（頁4上）。熊克：《中興小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一版）卷3（頁35-36）與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海出版社，民國69年6月初版，以下簡稱《要錄》）卷1（頁3下）都作「狄道人」，在熙州。馬擴自稱為「熙州人」（殆在熙州）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文海出版社，民國51年9月初版，以下簡稱《會編》），卷123，（頁14下）。說法不一，但都在秦鳳路。

。他的父親馬政的早年事蹟與官歷也不詳，大概曾因故責官青州，住在登州牟平。母田氏。擴年輕時正是父親貶官，謫居登州時，隨父在登州讀書。政和七年（1117）考中青州州學類試，貢入國學，次年中省試、殿試，為武進士上舍出身，賜承節郎。同榜的有徽宗的三子嘉王趙楷²。旋即受命為京西北路武士教諭。是年冬天回登州省親，適逢馬政奉宋廷之命，以買馬為名，渡海聯金，正偕金使李善慶回到登州，準備赴汴京。擴乃隨父親與金使於宣和元年（1118）正月到宋京城開封³。這次陪金使赴京，雖屬偶然的機緣，卻是他爾後多彩多姿的一生際遇的開始，也和此後宋金遼三國變幻莫測的外交局勢，結下了不解之緣。

原來，宋遼締結澶淵之盟後，雖有二次爭執，終以和收場，二國之間維持著百餘年的和平。女真崛起後，遼朝備受威脅，不久，燕人馬植從遼境歸宋，上報天祚帝失德，遼政腐敗，遼金戰事相連，萬民塗炭，國必亡。激起徽宗君臣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雄心。童貫與徽宗決意以買馬為名，與金聯絡，賜馬植姓趙改名良嗣。政和七年，遼朝的漢人高藥師等浮海至登州，登州守臣王師中奉詔擇將吏七人隨高藥師泛海，欲通好女真，未及登岸而返。徽宗懲處這批使臣後，仍欲繼續以向女真買馬為名，與之結好。專委童貫負責通好女真事宜，所有地方長官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⁴。童貫既專主其事，於是令王師中選智勇之士，出任聯金重責。師中拔擢被貶官的馬政，與通曉女真語的呼延慶，隨高藥師等人使金，與女真主阿骨打共議征遼。阿骨打遣李善慶、散覲等人齎國書，與馬政於政和八年（1118）十二月回登州，馬擴才有機會偕使臣赴汴京，參與歷史的盛會。

宋廷有意聯金。宣和元年三月，差歸朝官趙有開和王師中之子王，齎詔書、禮物渡海報聘。不料趙有開死於登州。宋又得知遼金雙方談判，遼封阿骨打為東懷國王，乃罷使人，只差呼延慶等人以登州牒遣李善慶北歸。二年二月，呼延慶回汴京，上報金遼講和不成，阿骨打發兵攻遼上京。遼金談判既觸礁，童貫亟欲打開宋金交涉僵局，假外援以復燕雲，於三月遣趙良嗣、王至金議夾攻契丹，以換取燕雲舊地⁵。

2 《長編紀事本末》，卷142，頁4。脫脫等：《宋史》（鼎文書局，民國67年9月初版），卷21，頁399。馬擴晉見徽宗時也說：「臣係秦嘉王榜」，見《會編》，卷15，頁2下。

3 《長編紀事本末》，卷142引《茅齋自序》作「重和元年正月」（頁5上），即宣和元年。徐松輯：《宋會要輯稿》（新文豐出版社，民國65年10月初版）（兵）8之14。

4 《會編》，卷1，頁5下。

5 《長編紀事本末》，卷142，頁5上。《會編》，卷4，頁3上。脫脫等：《金史》（鼎文書局，民國65年11月），卷2，作「王暉」（頁33）。

七月，女真遣使持國書隨趙良嗣至宋，許燕地⁶。九月，宋遣馬政假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之名使金，馬擴隨行。這是馬擴第一次至女真。他雖然只是一名隨行人員，但由於善射，而贏得女真首領的信服。

馬擴等人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抵金廷。宋朝在國書中，約定二國夾攻契丹的時間外，還要求以五代陷遼的幽薊土地與漢民歸宋，宋廷則同意「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雙方設置榷場⁷。女真首領們對西京之地歸宋一事，意見並不一致，爲了建立共識，暫留宋使。留金期間馬擴和女真首領有所交往。阿骨打曾邀他隨行射獵，擴優異的射箭技術，女真領導者深爲折服，稱他爲「也力麻立」，意爲「善射之人」。雙方建立了很好的情誼。三年初，女真遣曷魯、大迪烏爲使到宋廷議夾攻，表明宋金合作夾攻，若宋人無力收復西京，而由女真取得西京，則不擬將之交給宋廷⁸。此時，一向負責籌劃聯金大計的宋臣童貫，奉命至江南討伐方臘之亂，徽宗態度轉變，對於聯金的交涉頗有悔意，以致金使曷魯等人在汴京停留三個月，無功而返。阿骨打以宋絕夾攻之議，自行率軍攻遼。宣和四年（1122）初，女真攻破遼中京，天祚帝脫身北逃。遼朝分崩離析，殘餘勢力各自建立政權。

宣和四年，方臘之亂平定，宋廷又謀恢復燕雲。四月任命童貫爲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率十萬大兵巡邊。童貫爲早日復燕京，一面派兵進攻，一面派使招諭自立於燕京的燕王耶律淳。五月中旬，先派張憲、趙忠試圖說服耶律淳降宋，不成。乃任命馬擴假閤門宣贊舍人入燕勸諭。當兩軍交戰時，奉命出使之人的處境最爲艱難，因此，擴臨行前請童貫嚴軍紀，勿妄殺降人，勿以使人爲念。入燕後，他憑著個人的膽識和無礙的辯才，極力勸說⁹，使得態度曖昧的耶律淳決意差使齎書偕擴回雄州宣撫司¹⁰。使臣南下途中，攻燕的宋兵卻屢遭敗績。馬擴與燕使一度爲遼軍所留，又賴他睿智折衝，才能脫險，安抵雄州。擴向童貫報告使遼經過、燕京虛實及沿途所見，指出漢人李處溫對耶律淳具有影響力。貫令趙良嗣遣使密約處溫與其他遼臣，策動燕

6 《會編》，卷4，頁7上。

7 《會編》，卷4，頁9下。

8 《會編》，卷4，頁14下～15上。參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聯經出版社，民國73年7月初版）第九章，〈對於北宋聯金滅遼政策的一個評估〉，頁207。

9 《會編》，卷7，頁7上作「張寶」，但《宋會要輯稿·兵》8之16上與《宋會要輯稿·蕃夷》2之34均作「張憲」。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刊刻的《三朝北盟會編》（1987年10月初版），卷7，頁7上亦作「張憲」，唯校勘記改爲「張寶」。此從《會要》。

10 《會編》，卷6，頁12上～14下。

王投宋。不料，耶律淳病死，遼臣擁蕭妃繼領政事，李處溫聯宋之謀洩，自盡。招諭燕京之事既不成，以兵力攻之舉又失利，宣撫司被迫退至河間府。

阿骨打得知童貫率兵攻燕，擔心不向宋報軍期，一旦宋徑取燕地，入界守關，金將得不到歲幣，遂於四月遣徒單吳甲、高慶裔使宋，約夾攻燕京及西京¹¹。宋命趙良嗣爲國信使，馬政、馬擴父子爲副使。宋國書表明倘若宋盡收燕地則不議夾攻，未收復燕地則依原約夾攻，並請金人追捕遼天祚帝。此時，擴在河間府佐童貫，奉朝命後兼程趕至濟南，與趙良嗣會合。當他探知國書內容，十分憂慮。他深知宋軍實無力收復燕地，屆時再請金出兵取燕，而以金帛誘之，則「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關，如此則大事去矣。日後窺伺侵陵之患，其禍豈易量邪」¹²，要求朝廷命宣撫司逕自進兵，或謹守故疆，讓女真取燕，急修邊備，避免因小利而遭大患。但已無法改變宋廷的決定。馬擴等到達大金軍前時，阿骨打已經知道宋攻燕失敗，遂要求歲幣，卻只同意燕京及六州二十四縣之地歸宋。此時，阿骨打親率軍攻燕，留馬擴隨行，以便把定關隘，另差李靖爲使，偕趙良嗣南下與宋談判。

先是，遼將郭藥師率常勝軍以涿州降宋，蕭妃也派使至雄州議納款，宋朝聲勢大振。王黼主政，再議興師，以劉延慶爲都統制，依郭藥師搗虛之策，率兵攻燕，不幸再度敗北。蕭妃轉而降金。童貫進取燕京計劃失敗，受到徽宗指責，急遣王至金軍前再議夾攻。雙方約定十二月六日夾攻燕京。馬擴隨金軍攻燕時，已得知宋兵敗訊。六日金兵抵燕京，遼臣左企弓等開門迎降，阿骨打派五百騎送馬擴回宣撫司報捷。

攻遼戰役，金人節節獲勝，宋兵卻一敗塗地，與夾攻之議不符，在外交談判上，對宋人自然不利。因此，宋使趙良嗣、周武仲偕李靖至金，奉命以依契丹舊例銀、絹予金，再求營、平、灤三州及西京之地時，阿骨打以宋失約，拒絕將營、平、灤三州予宋，要求宋廷歲幣之外，加付燕地稅賦。當趙良嗣使金南歸時，童貫亦遣馬擴赴京，擴向宰相王黼陳述被金摘留經過，及徐制女真三策，反對目前的辦法，說「若汲汲於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禮數、興板築，姑防一隅，用新附之衆，徼幸戰勝，徒深交往，事或釀成。一旦使女真得志，殆將取侮於四夷，是爲無策」¹³，應趁金兵少力分及國內空虛、新民未附之際，加強邊備。不過，這時值劉延慶新潰，王黼嫉童

11 《金史》，卷2，頁37。《會編》，卷7，頁3上～4下。吳甲，《會編》作徒姑旦烏歌。

12 《會編》，卷10，頁5下～6上。

13 《會編》，卷13，頁3上、下。

貫，欲以厚幣贖燕地以建功，對馬擴這項建議自然難以接受，只是交待他在擔任計議使時，以剛柔並濟之策，交割取得燕山就好了。

宣和五年一月初，宋遣趙良嗣、周武仲爲國信使，馬擴爲計議使，前往金軍前，議定燕京賦稅數目。金人要求歲幣外，增添一百萬貫及交還燕京職官、富戶、官民、工匠等。爲了逼宋使就範，金人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聲言巡邊，並限定宋使在二十日內答覆。趙良嗣趕回雄州，急以金人新方案奏報宋廷。此時馬擴反對屈從，重提徐制女真三策，建議由他親自赴闕稟議或代奏其議。但童貫等人急於以金帛換燕地，早日班師，不允馬擴所請¹⁴。遂接受金人百萬貫的索求。不過，宋廷仍希望能夠收回西京之地，要求趙良嗣再交涉。趙良嗣備嘗與金人談判之苦，不勘再受刁難，擬放棄收回西京的要求，馬擴力爭。最後，金人答應交回西京，卻要求犒賞。徽宗允以二十萬爲酬。使臣回京後，宋廷以馬擴在爭取山後歸宋的交涉中，出力最多，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

在汴京期間，馬擴曾謁見樞密使鄭居中，討論守山後（雲中）之策。居中指出朝臣傾向選土豪世守其地。擴則認爲山前、山後都是邊防要地，齒唇相依，互爲表裡，如今遭金人蹂躪，燒掠殆盡，富豪散亡，苟延殘喘「契丹至則順契丹，夏國至則順夏國，金人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安能守耶」¹⁵。建議至少須以三萬大軍駐守，其中萬人屯雲中，餘分戍要害之地，擇賢能將帥領導。三五年之後，人心戀樂，邊防就有頭緒了。

三月一日，宋廷命盧益、趙良嗣爲國信使，馬擴爲副使，持誓書赴金交涉燕山、雲中的時間。金人藉機刁難，要求宋先送還燕地南逃的官職戶口，如趙溫訊、李處態、王碩儒等，才討論交割事。趙良嗣迫於時勢，同意遣返，盧益、馬擴則極力反對，認爲這些人既已投宋，任意遣返，將失去燕地人心。這些人若因此銜恨宋廷，將宋朝虛實告訴金人，其禍害實難以估計。然而，金人堅持此議，阿骨打威脅宋使「所有涿、易並屬燕地，若戶口不盡數發來，便請勾回涿、易人馬，朕將軍馬前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測生事」¹⁶。強留盧益、馬擴於燕京，而派人偕趙良嗣回雄州宣撫司，索取未足人口。宣撫司不得已，送還趙溫訊，金人才決定交賞軍銀絹、交割燕雲日期，

14 《會編》，卷14，頁1上～3下。

15 《會編》，卷15，頁3上。

16 《會編》，卷15，頁7上。

却又向宋借十萬石糧米。馬擴回到雄州，即隨童貫、蔡攸入燕京撫定軍民，因功轉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¹⁷。

宋收復燕京後，童貫、蔡攸失寵。不久，童貫致仕。會金主阿骨打病死，其弟吳乞買繼立。金未暇治山後，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於宋，金將張覺又叛降宋朝。王黼、梁師成共薦譚稹取代童貫，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¹⁸，負責交割山後雲中府及朔、武、蔚、應諸州。這些地區為要害之地，金人不欲與宋，藉故推拖，宋使又昧利求寵、欺罔朝廷¹⁹，致宋金紛爭再起。

宣和六年一月六日，金遣謝登寶位使富謨右、李簡至宋，宋廷命擴與張璪至燕山接伴。擴至燕山，鑒於宋金衝突無可避免，向安撫使王安中建議治燕次序：首當繕籬落，次則招撫因女真入關而逃竄山谷的軍民，再比照陝西設置弓箭手的辦法，耕墾荒田，藉兵威守邊，最後將契丹放牧閑田分授常勝軍，仿照弓箭手辦法，給予耕牛種子，如此一來，既不侵奪民田，兼具開墾之效。但是，王安中已授田給常勝軍，馬擴的建議又告落空²⁰。此後因常勝軍授田所引發侵奪民地，及占據荒曠田土的現象，引起燕人的疑懼，增加宋守備的困難。宣撫使譚稹感於常勝軍恣橫，不易約束，奏請宋廷別創一軍，名為義勝軍，招五萬雲、朔之人，屯駐河東要害州縣，以防制常勝軍。義勝軍的衣糧優於他軍，引發常勝軍的不滿，人心思亂²¹。馬擴目睹宋廷面臨內外交迫的情形，於五月結束送伴金使的任務後，奉命至太原見童貫，面報燕京情勢，建議從河東、河北、陝西選十萬精銳，分駐三地，防備常勝軍。貫不能用²²。

八月，金既怨宋納張覺，更憤譚稹不借米糧，乃出兵攻蔚州，陷飛狐、靈邱二縣，斷絕交割山後。宋廷咎譚稹處置乖方，罷之，再起用童貫²³。貫以交割山後為首要任務，十一月，遣擴與辛興宗入雲中與粘罕議交割事。行前，童貫召集重要部將、幕僚為擴等餞行。貫在席間盛贊擴兼通文武、智勇公廉，如能收復山後，可託負重任²⁴。此時，金帥粘罕北歸籌劃南侵，只留兀室於雲中。由於金臣態度頑劣，交涉不成。

17 《會編》，卷17，頁11上。

18 《宋史》，卷22，頁412。

19 《長編紀事本末》，卷144，「七月戊午」，頁4上。

20 《會編》，卷19，頁3上、下。

21 《會編》，卷19，頁3下~4上。

22 《會編》，卷19，頁5上~6上。

23 《會編》作「九月癸丑」（卷19，頁6下）。《宋史》則作「八月乙卯」（卷22，頁414）。此從《宋史》。

24 《會編》，卷19，頁12上。

擴向童貫報告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邀索職官民戶等，敗盟的跡象十分明顯，請加強邊備，移陝西兵助郭藥師，以防金人入寇。貫仍以爲金內部人心未附，不致於此時發動南侵，不願大事調整軍備，只同意親到燕山處置軍隊²⁵。七年三月，貫到燕犒軍，擴自保州來見，再度呼籲急修邊備，預防女真蠢動。貫開始整頓軍政，犒賞常勝軍，奏請在河北路置四總管，但對擴移陝西兵屯中山、眞定，及選智勇之士守易州以防女真的建議，仍無意採行²⁶。

童貫接任宣撫使後的另一要務是策動遼天祚帝降宋²⁷。天祚帝本來也有意歸宋，但知道宋朝昏懦、腐敗之後，轉向粘罕投降。金人南犯之謀越急，藉獲遼帝之名，三次遣使赴宋，以覘宋虛實。宋邊境也相繼傳來金人經營南寇的訊息。馬擴對宋金現勢瞭解既深，對形勢的發展憂心如焚，建議童貫派十萬西兵巡邊。貫不聽，只是藉與粘罕議交割蔚、應二州之名，派馬擴與辛興宗再度到金軍前，打探金人南侵的訊息。擴在出使途中，目睹金人做妥南犯準備，立即向宣撫司條陳利害，要求急發各處軍馬備戰。會見粘罕時，則以和者兩利，百般遊說，但爲時已晚。蓋金人已從投降的常勝軍、義勝軍口中，瞭解宋朝的實力，加上降金遼臣劉彥宗、余覩等人從旁推波助瀾，粘罕遂決意南侵。擴再度無功而返²⁸。一直期待和議可成的童貫，雖然倉促推動馬擴所條具的若干意見，態度並不積極。馬擴回到太原，報告經過，貫仍寄望金兵未必輕易入犯。等到粘罕遣使要求割河東、河北土地，以大河爲界，加上使者態度蠻橫狂妄，貫才大爲驚恐，急令擴等列銜供狀，連夜備奏，自己則和幕僚密謀，以赴闕稟議爲名離開太原。擴見貫惑於幕下之議，臨陣逃脫，恐局勢難於控制，急具劄子論時勢利害，請審度事機，移司眞定，多用西人，則金人不敢輕易南渡。並面陳：

況交結女真，恢復燕山之事，乃是大王經手。今有此窟籠，卻須大王與補了，不惟在別人不知金人情僞，不能補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繫國家利害，亦係大王一身利害²⁹。

面對馬擴一番義正嚴詞的陳言，童貫表面上答應移司眞定府，其實準備逃遁。但擴一再催促，童貫老羞成怒，反而責怪馬擴說：「爾爲家小在保州，故要我去眞定，只是

25 《會編》，卷19，頁13下。

26 《會編》，卷22，頁1上、下。

27 《長編紀事本末》，卷144，頁9上。

28 《會編》，卷22，頁5上～8上。

29 《會編》，卷23，頁6上～7上。

要去保爾家小也」³⁰，旋以無兵為詞，拒絕赴真定，而命擴專往真定、中山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專一統制。自己則於十二月八日率部遁歸。其後，粘罕陷朔、武、沂州，入圍太原，斡離不犯燕京，郭藥師降金，宋朝戰局逆轉，情勢趨於危急。

童貫率眾南遁之時，馬擴正奉命趕赴真定。途中，擴為了部署戰局，向貫急切請求委州縣聯緝破舊甲、戰馬千疋，招集人民及歸朝人為軍，陝西五路精卒發赴河東、河北協助守禦，若金人南渡，則由大臣留守京師，奉大駕入蜀以圖恢復³¹。然而，這些意見受戰爭的影響，已無法實施。於是，擴先回保州攜家眷南歸，經中山府，沿途戰局甚為緊張。到真定府後，被安撫使劉韜委為提舉四壁守禦。靖康元年（1126）一月七日，欽宗登極赦文送抵真定，馬擴知道金人渡河，京師危急，密遣人入京上奏，認為金兵難於久留，請堅守京城，不宜輕易出兵，應括取馬匹、召募敢戰之人，分屯要害備禦，密檄諸道勤王兵併進，預戒河東、河北，多設邀截，俟金兵退師時，京師與河外之兵前後夾擊，可使敵兵匹馬不回³²。這一奏章，並沒有得到任何迴響。

不久，馬擴即被誣入獄。可能由於不妥協的個性，馬擴和劉韜的兒子劉子羽因議論不和發生衝突，子羽與李質乃設計害擴。二十七日，當擴晨謁時，韜密備兵卒，以他謀約金人獻城，欲捕殺他，經擴嚴詞抗議，又無實證，只好改置獄中。二月，宋廷委任提刑司置院根勘³³。提刑司差深州兵曹畢礪偵訊。全案即將結案時，宋廷任劉韜為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恐畢礪心存觀望，影響審判，改委京東路制勘。十月六日，金帥斡離不陷真定府城，安撫使李邈被俘。繫獄已八月的馬擴，對獄外政局的變化全然不知，當天中午沒人送飯，獄門也不見一人。後來一位老兵告知城陷的消息，他才轉入獄中，向其他囚犯說明此一訊息，自去枷鎖，易服逃到西山和尚洞山寨，結集兩河義兵，據寨柵自保³⁴，開始人生另一番事業。

以馬擴個人的遭遇而言，他由參與對金交涉，瞭解宋金實力與情勢，不斷地提醒主持大計的童貫，儘早籌劃戰備。但是，童貫等人，昧於大局，一意求和，苟且圖生，沒有備戰的打算，等到局勢危迫，反而只顧自身利益，一走了之，完全不顧大局安

30 《會編》，卷23，頁7上。

31 《會編》，卷23，頁9上、下。

32 《會編》，卷32，頁1下～2上。

33 《會編》，卷32，頁2上。

34 《會編》，卷57，頁4下～5上，但《會編》以劉韜改任河北制置使，疑誤。蓋靖康元年六月三日，宋廷任知樞密院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六日，任韜為宣撫副使，見《靖康要錄》（文海出版社，民國56年1月初版），卷7，頁21上、下，25上。未見韜除河北制置使之事。

危。馬擴基於報國熱忱，奔走召募敢戰之士，以圖力挽狂瀾，不料，到眞定府後卻因私人恩怨而惹禍，成了階下囚，使他的救危計劃無法實現，只能坐視疆土沉淪。不過，牢獄之災，卻也讓他躲過了可能難逃一死的噩運。緣童貫長年主持宋金外交，馬擴和趙良嗣都是貫重要外交幕僚。宋金衝突以來，負責內政、外交的大臣，成爲朝臣批判的對象。徽宗禪位後，太學生與言官奏論童貫、蔡京、王黼等人的罪狀的聲勢高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童貫被迫致仕，安置吉陽軍，後被殺於南雄州³⁵。推動聯金外交的趙良嗣被指爲「構成邊患，幾傾社稷」的首謀者，死於郴州³⁶。倘若馬擴隨從童貫赴闕，也許免不了受劾、獲罪。此外，他在眞定職司防禦，金人既陷眞定，安撫使被俘遭殺，擴也難以自全。因此，眞定入獄，反而爲他日後抗金活動開展契機，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對宋朝的國運而言，這十個月更是政局的一大巨變。金兵南犯，徽宗倉促禪位。欽宗繼統時，金帥粘罕已兵臨太原，斡離不克相州，正渡河南向。在這危急之際，宋廷雖貶殺蔡京、童貫等人，重新調整人事。然而，宋朝君臣仍徘徊於和戰之間，既不能戰，也無法和，遷延歲月，毫無辦法。等到金兵臨汴京城，只得以厚禮賄金退軍，金兵一退，舉朝又恢復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態，不履前約。於是金兵再度南侵，九月，粘罕陷太原，直逼黃河北岸的河陽，斡離不陷眞定，兩軍於平定軍會師，議再入寇³⁷，一場巨變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場環境巨變下，掌權的徽宗、蔡京、童貫都難免被淘汰。官位不高的馬擴又在獄中，似乎已被人世間遺忘了。其實，金人並沒有忘了他。當靖康元年十一月中旬，粘罕派楊天吉、王訥、撒盧毋等人，持書至宋，要求二國以黃河爲界，並索取蔡京、童貫及馬擴等九家家屬³⁸，就是明證。反而是戰火瀰漫下內外交困的宋朝，早把他給忘了。因此，在答覆金的國書的同時，雖將馬擴的家屬送交金人，卻指出馬擴不知去向³⁹。

三、領導抗金

當金兵南侵，宋軍節節潰敗之際，各地百姓奉召勤王，相繼組成各種自衛武力，

35 《會編》，卷52，頁1下～3上。

36 《會編》，卷44，頁10下。

37 《會編》，卷57，頁4上。

38 《會編》，卷63，頁13下～14上。確庵、耐庵編，崔文印箋證：《靖康稗史箋證》（中華書局，1988年9月初版）之二《甕中人語箋證》，頁60～61。

39 《會編》，卷64，頁6下～7上。

展開抗禦金兵的活動，發揮了很大的效果。如太原、真定二地，由於軍民堅強抵抗，使女真人耗費了不少時間，付出不少代價。宋臣李若水在報告奉使經過中，指出兩河殘破與淪陷區百姓自立堡寨，誓不從敵時說：「又於山上見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捍敵，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剿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敵兵，真有戀君懷上之意」⁴⁰。這些抗敵自衛的人民，雖據寨堡，屯聚自保，但各自為政，彼此缺乏聯繫，對整個大局缺乏了解，加以組織鬆散，只能孤立的據守險峻之地，難以發揮較大的攻擊力。因而，亟需一個能綜攬全局，擅長領導統御的領導者，來凝聚各方力量。馬擴是武進士出身，嫻熟兵書，長於戰略，又長年參與對遼金的交涉，既能掌握局勢，又熟悉地理形勢，是理想的領袖人才。於是，義軍推舉他為首領。馬擴為了統一義軍意志，強調須嚴格軍紀，認為「非先正上下之分則不可，上下之分既正，然後可以施號令、嚴法律。不然，淆混無序，安能成事」。率眾南拜，奉宋正朔，說：「此遙望闕廷，稟君命而立事，且假國之威靈，以圖克復」，並諭令部眾「自此以往，一號一令，有敢違者正軍法」⁴¹。不過，由於驟然集結的群眾，尚不熟悉戰事，兵器甲冑又很簡陋，初期的抗金活動顯得很艱辛，卻也正是展現馬擴才能的良機。

馬擴領導義軍的聲名逐漸遠播，遠近的寨柵義軍多期望得到他的協助。一日，另一山寨來告將與金兵大戰，邀擴觀戰。擴到達後，目睹該寨軍容，心知難以禦敵，但該寨領袖卻頗有信心，勇往直前，果然被金擊退。擴擔心這位義軍領袖戰敗之後，無所歸咎，可能懷疑他出賣他們，如此一來，將難以證明自身的清白，決心上戰場親自與金兵作戰，以釋其疑。乃以單騎馳入金陣，殺傷數人，突圍而回。一位金將馳馬急追，二人大戰於郊野。然而，擴的坐騎無甲，受傷倒地，遂被執，送交金副統杓哥，再轉送真定守將韓慶和。

當馬擴在和尚洞率義軍抗金時，就有人向金帥斡離不報告他的行蹤，斡離不乃向宋索取馬氏家屬，送至軍前，更將他的文榜及三子亨祖，送到真定府，派人招諭他。韓慶和與擴係舊識，一向敬重他。俘獲擴後，一面出示文榜，讓亨祖與他見面，一面

40 李若水：《忠愍集》（四庫全書本），卷1，「使還上殿劄子」，頁4上、下。

41 《會編》，卷90，頁12上、下。

報告韓離不，接擴的家屬至真定。韓離不對馬擴很器重，因此，自汴京北返時，特別到真定見他，並想任命他為高官，說：「爾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將，何自苦如此，我久知爾忠義。我國家內除兩府未可做外，爾自擇好官職為之」。擴則懇詞拒絕說：「某世受國家爵祿，今國家患難，某寧死不受好官」，韓離不反覆遊說，而擴持之甚堅，說：「必不得已，願求田數百畝，耕而食之，以終老母之壽」，韓離不允其請，讓他與家人團聚⁴²。不過，擴志在復宋，急於集結義軍，不甘老死農田，隨即向韓離不表示耕田無法馬上得食，希望能經營酒店維生，韓離不又答應了。於是，馬擴就藉酒店與抗金的山寨通消息，結交各方豪傑，為抗金事業奠基礎。

當時，宋武翼大夫趙邦傑聚集忠義鄉兵，據守慶源府的五馬山寨（今河北贊皇縣東十里）。五馬山之名，乃因北宋時在山上立了五個石馬而得名。山上立有朝天、鐵壁等山寨，形勢險要，泉水甘美，利於久守，是抗金的重要據點。建炎二年（1128）二月二十六日寒食節，擴化裝後隨大族送喪，攜帶家屬十三人離開真定，投奔五馬山寨⁴³，與五馬山的領導者趙邦傑一齊從事抗金行動。河北義軍知道擴又回到山寨，雀躍萬分，共同擁護擴為義軍領袖，義軍聲勢為之一振。

先是，與徽宗、欽宗同被金人俘虜北上的信王趙榛，經過慶源府時，得到金營中忠義之士暗助，設計逃脫，隱藏於民間，偽稱梁氏子，替人摘茶。馬擴到五馬山後，立即派人暗中迎接信王，並奉為總制諸山寨，領導抗金活動⁴⁴。兩河忠義聞風響應，抗金的氣勢更加高漲，五馬山儼然成為河北抗金的中樞。他們積極團結抗金勢力，曾歸宋的遼官張龔，獲金相劉彥宗的幫助，出任知真定府獲鹿縣，龔志在復宋，自建炎元年冬天到任後，主動和馬擴、趙邦傑、玉田僧一行、中山府劉買忙、知燕山府路縣楊浩等聯繫，密謀攻真定、燕山、易州、中山等地，約定舉事時間⁴⁵。信王為擴大抗金成果，增強抗金實力，曾派人到南方，與趙宋正朔所在的高宗聯絡，稟受其命，請求援助。不過，由於戰火瀰漫，道塗梗塞，雖先後二次派使，卻擔心使命不達，決定派馬擴赴行在連絡、求助。三月二十六日，信王親自送行。贈二首詩以壯行色。詩曰：「全趙收燕致太平，朔方寸土比千金」。「多少焦苗待霖雨，望公只在月旬間」，

42 《會編》，卷90，頁12下～13上。

43 《要錄》，卷13，頁11下。

44 《要錄》，卷13，頁11下。

45 《靖康稗史箋證》，之六，《呻吟語箋證》，頁207。《會編》，卷98，頁15上。

將收復故土的希望，完全寄望於馬擴的南下之行。

馬擴率五百名義軍南下，沿途招諭地方豪傑、盜賊，告以信王請兵圖謀恢復故土之意，並和他們約定共同効忠宋廷，將盜賊首領的姓名寫在自己的衣襟上，答應請宋廷封他們為官。因此，擴渡黃河時，都是由盜賊首領親自操舟相送。至汴京，向東京留守宗澤出示信王給澤的信，請宗澤協助轉達向朝廷求援⁴⁶，宗澤派其子帶信王的奏劄先行。四月，擴率不滿百人的部屬趕抵宋朝政治中樞——揚州。

在揚州，馬擴首先拜見高宗，將徽宗囑咐用兵的親旨，密傳給高宗，並且出示信王的奏劄，信王在奏劄中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現況，請高宗派兵援助河北義軍，及委信王總統大事，舉兵收復失地⁴⁷。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懷疑信王的奏劄是假的，經高宗證實後，才降制除信王為河外兵馬都元帥，遷馬擴為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河外兵馬都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應援軍馬使，率兵應援五馬山。擴臨行前，上奏四事，表明決効忠誠，畢意攻取，請於都元帥府專置一司，凡軍期急速文字，不限晝夜通奏，以免誤事，請罷差中貴監軍，及給犀利器甲⁴⁸。並指陳兵火破壞下，各地兵馬以和雇為名，科差遞馬鋪人夫，騷擾百姓⁴⁹。高宗則允許擴過黃河後得便宜從事，並檢討遞馬鋪施行辦法。不過，汪、黃對信王之事心存疑忌，加以高宗也在不願他之外尚有其他趙氏抗金力量滋長，沒有誠心相助，只以數千烏合之眾付擴，另撥從洺州棄城逃到泗州的五百軍民隨行，密授這些人暗中監視。馬擴未到黃河，朝旨屢至，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河，所有軍馬聽諸路帥臣節制，擴見事勢如此，無法成事，遂屯兵於大名府。

五馬山寨，甚至河北義軍，在馬擴南下求援後，處境有了極大的轉變。先是，五馬山的義軍陣營中出現了叛徒，將馬擴南下聯合宋廷，與結合張龔、楊浩等勢力，謀夾攻女真的消息，向真定同知韓慶和等人報告，金廷懷疑徽、欽二帝和此項計劃有關，遂將二帝與宗室北遷到距燕京一千五百里的通塞州⁵⁰。為了杜絕這一情勢的發展，大會諸軍，討伐河北抗金山寨，「以絕馬之內應，以奪馬之歸心」。兩河山寨在金兵

46 陶晉生：〈南宋初信王榛抗金始末〉，見《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期》（商務印書館，民國60年6月），頁26。

47 《要錄》，卷14，頁11下～12上。

48 《會編》，卷116，頁6上～7上。

49 《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43，時為建炎二年五月六日。

50 《靖康稗史箋證》，之六，《呻吟語箋證》，頁207。

包圍與猛攻下，井水不足，山澗汲道也被截斷，處境相當艱難。至七月十五日，五馬山陷落，信王不知下落，馬擴的家屬也被俘⁵¹。不久，支持、策動義軍北伐的東京留守宗澤病逝，宋廷改命杜充繼任東京留守。但是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義軍多解散或叛去，使得宗澤辛苦激勵團結兩河豪傑的壯志雄圖，消失殆盡，義軍原有一致對外的群體意識為之解體。金人進一步以各個擊破的方式來瓦解義軍，因此，繼五馬山之後，知河南府翟進戰死，次年，金人又剷除陝州李彥仙的勢力，整個義軍活動，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聲勢趨弱。

金人猛攻華北義軍的同時，為避免腹背受敵，也分兵發動大規模的南侵行動。尤其在解除河北義軍的威脅後，更全力南侵，勢如破竹。宋廷既不支持馬擴的求援，也拒絕宗澤的北伐計劃⁵²，更未備戰。金一發動戰爭，宋就只有處於挨打的地位。九月中旬，馬擴率兵由大名移駐館陶，得知冀州淪陷，金兵進犯博州⁵³，但部眾乏食，徬徨不敢進軍，部將任重、曲裏、魯班、杜林相繼逃遁⁵⁴，並譖誣馬擴。十月初，擴率兵攻清平縣，金帥宗輔、完顏昌及多昂摩合兵，與擴部戰於城南。擴軍係烏合之眾，戰鬥力與糧食皆不足，戰死者眾，清平人降金，又助金兵掩擊擴部，統制官任琳引眾叛去，屬官吳鍾、孫茂降金，軍亂。擴知事不可為，率餘眾由濟南歸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⁵⁵。

金帥粘罕自雲中率兵南下，原擬經懷、衛而東，聞馬擴戰敗，轉由黎陽渡黃河犯澶、濮。宋廷既知金兵南侵，命張俊領軍由汴京赴開德府，韓世忠由彭城趨東平，而令馬擴與世忠、俊相互應援，全力阻止金軍的南犯。但擴部既潰，敗歸揚州，各地相繼淪陷。粘罕由澶、濮攻汴京，宋將杜充決黃河阻之，乃東向與窩里喝部隊會合，陷大名，寇袞、鄆。三年二月一日，由徐、泗直趨南宋行在所揚州⁵⁶。

從靖康元年十月起到建炎二年十月，前後二年間，是馬擴一生中變動最大、也最能展現其英雄氣概的時期。金人陷真定，使他由階下囚一躍為抗金領袖，雖曾被俘，

51 《會編》，卷117，頁5上、下。《要錄》，卷17，頁12上。

52 宗澤建議：「王彥自滑州取懷、衛，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馬擴自大名取洛，……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宋廷不納，澤憂鬱成疾，見《要錄》，卷15，頁15上。

53 《要錄》，卷17，頁9下。《宋會要輯稿·兵》9之7記十月十二日，金攻濮州，宋「先差河外總管見屯館陶時，冀已淪陷。《會要》殆為宋廷之記錄或與史實有所出入，今據《要錄》及《會編》之記載。

54 《要錄》，卷18，頁12上。又《會編》，卷118，頁12下作「俱重」，誤。

55 《要錄》，卷18，頁12上～13下。《會編》，卷118，頁12上、下。

56 《會編》，卷120，頁8下～9上。

卻在金帥的寬容下，擴大抗金基業，暗迎信王榛主持抗金大計。後來，又奉信王之命，南下向宋廷求援，高宗君臣表面上任他爲官、派兵襄助，其實處處掣肘，讓他無法渡河協助華北義軍抗金，實現收復故土的願望。反而在金人凌厲攻勢下，因他所率領的烏合之衆臨陣逃脫，遭致戰敗的命運，他也受到貶官的懲處，無奈地隻身南下，在江南渡過二十三年宦海浮沉的生涯。

四、宦海浮沉

建炎三年二月三日，金兵攻陷揚州，高宗君臣倉皇移蹕杭州，罷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下詔責己、求直言。馬擴經泰州渡江，趕赴杭州，於三月二日應詔上陳長達數千言的奏疏，痛陳聯金以來的軍政有四誤六失，提出興復三策：上策是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鎮江南，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中策是都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據守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下策爲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戰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批評目前這種「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的做法是爲無策⁵⁷。這一奏疏雖被稱爲「皆切事機」⁵⁸，但是後二天宋廷突然發生政變，因此，高宗可能無法細看奏章，更遑論付諸實施。

三月五日，宋扈駕將領苗傅、劉正彥以不滿時政，有功而賞薄，心懷怨望，乃與幕官王世修等合謀，捕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宦官，擁兵至行宮，脅迫高宗禪位於皇子趙專，由隆祐太后垂簾聽政，改元明受⁵⁹。兵變之後，滿朝文武對二人的舉動皆無良策，宰相朱勝非爲使政局不致惡化，保護高宗安全，盡力斡旋，撫綏苗、劉，並命擴到苗、劉軍中觀察人情。二十一日，起復擴爲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充樞密院都承旨兼知鎮江府，籌條畫防秋事畢後上任⁶⁰。不久，張浚、呂頤浩等傳檄中外，發兵勤

57 《會編》，卷123，頁7下～14下。《要錄》，卷21，頁1下～2下。奏疏內容，《會編》較全。

58 《要錄》，卷21，頁2下。

59 徐秉倫：〈由苗劉之變看南宋初期的君權〉，《食貨月刊》復刊，16卷，11、12期合刊，頁26～39。蔡哲修：〈明受之變與南宋初期的若干政治問題〉，《大陸雜誌》第19卷，第6期（民國78年12月）頁31～42。

60 《要錄》，卷21，頁32下。

王，上疏乞高宗復位，苗、劉既懾於在外勤王軍的浩大聲勢，又迫於朝中朱勝非、馮轡的威脅利誘，遂與朱勝非會商高宗復辟，馬擴奉命參與協商，高宗乃於四月一日復位。

明受之變的危機過後，宋廷檢討經過，分別獎懲，宰相朱勝非辭職，馬擴也被言官指為欲圖「觀望」，被勒停官職，永州居住⁶¹。六月，中書舍人季陵又批評擴在政變前所提三項興復之策是「姦謀」，說「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⁶²。這雖是羅織之詞，但由於高宗對苗劉之變甚為介意，參與協商者受到排斥，馬擴乃避居廣西融州之仙溪⁶³。

在明受之變中，馬擴參與協商高宗復辟，但事成之後，不僅無功，反而受罰，令人同情馬擴的遭遇，也疑心宋廷何以如此。由於史料不足，我們已難於瞭解當時的真象。不過，綜觀馬擴的一生和南宋初期的政治，也許有二種原因導致他被罷官，其一是，以馬擴個人奉信王領導義軍及乞師的經驗，他內心裡對高宗疑忌信王，不誠心支持抗金勢力，導致華北義軍的瓦解，有所不滿，因此，在協商過程，未必熱心維護高宗的皇位。其二則為政變後，宰相朱勝非成為批鬥的對象，馬擴奉朱勝非之命參與協商。朱勝非既去職，擴也成了權力傾軋中的犧牲品。這二種原因都有可能，但從後來高宗對馬擴仍然耿耿於懷看來，顯然以第一種較符合實情。

救平苗、劉之變後，功勛卓著的張浚，在建炎三年五月被命為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為宣撫處置使，總領川、陝、京西、湖南北路，並許便宜黜陟⁶⁴。浚認為關陝乃朝廷之根本，極力主張朝廷欲致中興，當從經營關陝入手⁶⁵。這一觀念和馬擴興復之策的上策不謀而合，擴的多方面才能又為浚所肯定，因此，他在充實宣撫司的幕僚時，派人致送貲幣，誠心的延攬擴入幕，說：「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上恩如此，可不圖報乎」。不過，擴以與張浚的親信劉子羽在真定府有過嚴重衝突，受誣入獄，嫌隙仍深，為避免紛擾，婉辭拒絕⁶⁶。可能由於張浚的保薦，宋廷於

61 《要錄》，卷22，頁9下。

62 《要錄》，卷24，頁4上。

63 《要錄》，卷49，頁8下。

64 《要錄》，卷23，頁1上，朱熹：《朱文公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95（少師魏國張公行狀），頁1673～1675。

65 楊士奇、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學生書局影印，民國53年12月初版），卷263，〈論朝廷根本獨在陝西疏〉，頁3下～4上。

66 《要錄》，卷49，頁8下～9上。

紹興元年（1131）三月甲辰，詔許擴自便⁶⁷。然擴已不願再涉政事，仍留在仙溪，過著「蓑衣竹杖，日吟釣於仙溪之上」閒雲野鶴的生活⁶⁸。

同年十一月，宋任命吳敏為荆湖廣西宣撫使，置司桂林⁶⁹。敏久聞馬擴的才智，上任後就起復他為宣撫司都統制兼參議官。但馬擴很快的就為招撫巨盜曹成的事，憤而辭職。緣大盜曹成由湖北南下，掠湖南，十一月二十九日攻陷湖南安仁縣，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諲，入據道州⁷⁰。宋廷震恐，下詔招安，令曹成赴臨安，部眾中堪戰者歸張俊節制。部眾不願遠離，軍情不穩，有復叛意，吳敏以宣撫司兵力單薄，無法鎮壓曹部，不敢冒然進兵，知道馬擴率兵應援華北義軍，駐軍大名時，為增強抗金力量，曾遣人招諭曹成戮力恢復。事雖不果，曹成卻敬重擴的為人。乃命擴派遣使臣張希手持吳敏檄文諭成，成願受招安。二年一月，釋放向子諲，並致書馬擴，希望任知道州。吳敏的親信參謀官范直方卻認為曹成既接受招安，應該催促他離開巢穴，赴臨安，以免留下禍根。擴則以為曹成既不願遠離部眾，萬一急加催促，反而會散而為亂，不如先行安撫，慢慢處置，以化阻力為助力。二人意見僵持不下。最後，吳敏接受范氏的建議。馬擴擔心招安不成反致大亂，再度致書吳敏，陳述利害，並表明願親領軍馬至道州，撫定曹部，分撥強壯以隸五軍，再率兵到長沙制服馬友，可以很快就緒，且二蒙其利。否則湖湘重困，師老財殫，難以善後。吳敏不聽。事勢至此，擴只得留詩表明心意，辭歸融州。曹成知道擴辭職，對宋廷心存疑懼，又復為亂。

馬擴雖然遠離政治，南宋大臣卻仍肯定他的能力。紹興二年十二月，宋廷命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⁷¹。庾欲倚重擴的軍事能力，於三年一月奏准任擴為參議官⁷²。同年九月，庾奉命減都督府屬官之半，擴仍任為參議官。但他遇疾，留全州養病，始終未上任⁷³。直到四年三月，庾罷都督府，擴奉祠居福州⁷⁴。不久，偽齊劉豫，以宋有意用兵，遊說金人發兵合力攻宋，而於九月合兵自進陽分道南犯⁷⁵。消息

67 《要錄》，卷43，頁2上。

68 《會編》，卷149，頁7上。

69 《會編》，卷149，頁9上，又《要錄》，卷49作置司柳州（頁8下）。

70 《會編》，卷149，頁10上。

71 《宋史》，卷72，頁502。

72 《要錄》，卷62，頁3上。

73 《要錄》，卷68，頁11上、下。

74 《要錄》，卷81，頁4上，《會編》，卷164，作「奉祠信州」（頁7上），誤。

75 徐秉愉：前引文，頁92～99。《宋史》，卷27，頁512。

傳來，舉朝震恐，「或勸上他幸，議散百司」，知樞密院事趙鼎獨持親征之議。這時宋軍在戰力與數量上都大有進步，高宗乃納趙鼎的提議，罷主和的朱勝非，拜鼎為右僕射，定策親征，態度上已由消極的避敵，轉向積極的恢復⁷⁶。趙鼎基於事實的需要，向高宗力薦馬擴才堪大用，大臣孟庾、胡松年、沈與求也一致推重其才能。趙鼎說：「擴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沈與求也說：「臣聞擴將軍嚴整，願陛下留聖意，湔拭而用之」⁷⁷。由于當前軍事的需要，以及大臣的反覆勸解，高宗乃捐棄成見，說：「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能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力以報朕」。趙鼎稱讚高宗「陛下開大度用人才如此，天下幸甚」⁷⁸。於是，高宗召見馬擴，盛讚擴「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門將而已」，並任命他為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充樞密副都承旨。旋以行宮留守孟庾奏請，擴兼任留守司參議官⁷⁹。同月，高宗幸平江，又命擴赴平江扈從車駕。其後，金、齊聯軍的西路軍，於破濠州、光州後，又陷滁州，淮東告急。宋廷改命擴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屯駐武昌⁸⁰，部署第二防線。為了增強武昌兵力，宋廷更令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席益派遣統制官吳錫率所部聽擴節制。益不奉詔，高宗大怒，貶之為安撫使⁸¹。

及宋軍擊潰金、齊聯軍，高宗對宋軍的禦敵能力倍增信心，圖謀恢復之心愈烈。五年二月，拜趙鼎為左僕射，張浚為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四月，召擴赴行在，供樞密院副都承旨。張浚欲借重他料敵知兵的長才，留擴於都督府，陞為咨議軍事，兼行府都統制，留鎮江措置軍事⁸²。其後，張浚為討伐劉豫，親往荆襄、川陝視師，措置沿江軍事，於六年一月，遣擴率吳錫一軍赴行在，二月，擴兼沿海制置副使駐軍明州⁸³。右司諫王縉以舟師為吳越長技，建議修漏船隻，淘汰疲弱士

76 蔡哲修：《張浚的政治生涯》（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8年6月），第三章，〈出將入相〉，頁89。

77 《要錄》，卷81，頁4上。

78 《要錄》，卷81，頁4上。

79 《要錄》，卷81，頁8上，《中興小紀》，卷17，頁212。

80 《會編》，卷165，頁4上。

81 《宋會要輯稿·職官》70之15，《要錄》，卷83，頁6上，《會編》，卷165作「吳錫、崔邦弼二軍」（頁6上），誤。

82 《會編》，卷168，頁13下。《要錄》，卷89，頁6下。

83 《宋會要輯稿·職官》40之8。《宋史》卷28，頁524。擴任制置副使的日期，《會編》，卷169作「二月十七日」（頁6下），《要錄》，卷99作「三月辛巳」（頁9下）。此從《會要》。

卒，勤於教習，宋廷納其議，令擴閱習水軍戰艦⁸⁴。七月戊寅，丁母田氏之憂。這時，張浚正積極部署北伐，宋廷詔擴起復，依舊治事⁸⁵。七年二月，改知鼎州⁸⁶。不過，張浚藉恢復收兵權的辦法，由于人謀不臧、操之太急，到八月引起劉光世部將的反彈，釀成鄜瓊兵變的慘局⁸⁷，是高宗對金政策由退避謀和轉為揮兵進取的一大挫折，因此，一面罷張浚，復用趙鼎，一面回蹕臨安，放棄恢復之志⁸⁸。九月，太學生上書，檢討鄜瓊兵變，呼籲宋廷重新部署軍事防備，設置四個大軍區，由重臣出任都督，建議川陝都督由趙鼎任之，劉光世任副都督，折彥質為參贊軍事，馬擴和王正雅為參謀官，王德任都統⁸⁹。這項建議，雖然未被宋廷接受，但從馬擴被列為川陝軍區的主要將領看來，擴在軍政、戰略方面的才智和能力，無疑是受到肯定的。

鄜瓊兵變，雖使宋廷驚恐不已，金廷卻廢劉豫的偽齊政權，並且遣還拘留甚久的宋使王倫，傳達金廷謀和的意向⁹⁰。這一大改變，對自兵變以來，一直擔憂金、齊再度聯軍南侵而惶恐不安的宋廷而言，真是一件意外的喜訊，立即調整政策，改命素主和議的秦檜為右僕射兼樞密使，主持對金議和事宜。八年五月，金為示和好，遣烏陵思謀、石慶充使宋。思謀是徽宗時，金方所遣結約聯盟之人，和馬擴係舊識。入境後，探問擴的行蹤。王倫上報朝廷，高宗即召擴至行在。六月，擴到臨安會見思謀，二人暢敘昔日海上相見之好。宋廷原想藉擴的令名，加速和議進展，有意再命擴奉使金廷。不過，思謀知擴和金元老重臣熟識，一向被尊重，深怕自己被藐視，故意說：「馬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宋君臣信以為真，不敢派擴，仍由王倫與藍公佐擔任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宮使副⁹¹。擴回任沿海判置副使，屯鎮江⁹²。

宋金既積極謀和，大臣諱言兵事，馬擴深知自己的意見難於迎合當道，多次求退，遂改任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上任後，適逢武岡軍洞首陽三天叛亂，聲勢相當浩

84- 《要錄》，卷101，頁5上。

85 《要錄》，卷103，頁3下。

86 《要錄》，卷109，頁3下。

87 黃寬重：〈鄜瓊兵變與南宋初期政局〉，見《史語所集刊》60本1分，頁93~121。

88 徐秉愉：《宋高宗之對金政策：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3年6月），第三章，〈宋金與偽齊的三角關係〉，頁111~112。

89 《要錄》，卷114，頁7下，《要錄》作九月辛未，《會編》卷180，頁8上、下作十月。

90 陶晉生：〈完顏昌與金初的對中原政策〉，見《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期》，頁39。

91 《會編》，卷183，頁8上、下。

92 《要錄》，卷121，頁9下。

大，荆湖震動。安撫使謝祖信向擴求教，他推薦武臣張球，祖信奏任球知武岡軍，負責平亂，終於擒三天，破其巢穴⁹³。十一年五月，宋金達成和議，擴上疏乞致仕，宋廷允擴宮觀⁹⁴。

退休後，馬擴又渡過十一年的閑散生活，到二十一年十二月逝世⁹⁵。由於史料不完備，他的晚年生活情形和享年幾歲，都無法得知。

五、結 語

綜觀馬擴的一生，在北宋末年，經由外交折衝，認識敵我實力及時勢，居幕職時，則將自己觀察所得和意見，提供執政者參考，是他自我訓練和初試身手的階段。宋室南遷後，他身陷敵區，開始凝聚民間自衛武力，加以組織訓練，領導抗金，展現他領導統御的才能。及南下乞援不成，留身江南，在明受之變時，他因參與協商，得罪高宗，以致在南宋政權草創，需才孔亟之際，仍不能一展長才，但聲名卻愈加高漲。後來，許多大臣看中他的軍事素養，說服高宗，賦予重任，不過，由於職務調動頻繁，又居副職，沒有實權，難以有持久的建樹，而他耿直與不迎合時好的個性，使他處處顯得不合時宜。這也是他無法在南宋政壇上得意的原因。

馬擴是一個務實的人，他是當時少數具有軍事素養，又實際參與外交折衝的人，儘管只是一名幕僚，卻是少數熟知宋金軍政實力的人物。從他在徽宗時對邊境軍力配備、宋金實力評估、軍政措施的建議，南宋初對高宗的奏疏，以及招安曹成的事例，都可以證明他是務實、穩健的。然而，這種態度，一方面和兩宋之際如童貫等人，只重形式、姑息苟安的心態實不相容，加以上層政治權力遞嬗頻繁，政策搖擺不定，難以適從，使得他無法展現才華，實現理想。

雖然，馬擴在南宋政壇上並不得意，然而不熱衷權勢，甚至趨於消極的處世態度，卻使他在面對進退之際顯得豁達，對仕途的浮沉，也能淡然處之。這種恬淡的心雖嫌無奈，卻是亂世豪傑全身之道。

93 《要錄》，卷122，頁1下，卷129，頁3下～4上。

94 《要錄》，卷140，頁6下。

95 《要錄》，卷162，頁23上。